



相伴。  
苗青摄

## 茶香伴读

■徐学平

闲暇之余，沏一壶茶，捧一本书，无论是独坐阳光明媚的窗前，还是伏案烛光摇曳的灯下，任茶香和书香缓缓地交融，于是生活中的各种烦杂便全然挥去，剩下的只是一种如水的心情和隽永的心境。

许多时候，我确是喜欢到书本里去寻找一份心灵的慰藉。翻开略略泛黄的书页，游走在优雅的文字之间，我恍惚进入了另一个世界，尘世的一切喧嚣皆与我不再相干，风也罢，雨也罢，雪也罢，一律都成了远方的风景。觅得一本好书来读，常令我爱不释手，废寝忘食，非得一口气读完才肯罢休，然而，在这精神享受之余，倘若再捧上一杯好茶，其情，其境，则更是难以言表的了。

提及茶，这显然是伴读之首选。一盏茶壶，一只茶杯，或沉思，或啜饮，茶香萦绕于心，犹如微风拂面而来，立即倦意全消。时间久了，自然便养成了这般习惯，凡是捧书来读之书时，总会沏一杯自己喜爱的茶，否则，便感觉少了许多滋味。我既偏爱读书，又嗜好饮茶。在我的心目中，读书与品茶一样，全然宛若与佳人私语，你只能在慢慢的交流中，才能品味到她的妙处，感受到她

的精髓，并会自然而然地滋生出某种永难忘怀的依恋。

不同的茶叶，泡出来的茶香是不同的，而不同的茶香又会适合不同的阅读。绿茶清香恬淡，适合于读散文；红茶醇香浓厚，适合于读小说；而花茶芬芳浪漫，则是最适合读诗歌的了。读到精彩处，轻轻呼上一口，顿时感到齿颊留香，此时此刻，书香与茶韵交融，使人不由得都有些飘飘然了。时间仿佛早已凝固于这一刻，整个世界似乎都进入书中描绘的一切，让人生出无限的遐思。

品茶可以清心，读书可以明智。书卷在手，清茶在杯，暗香浮动，如江南的水莲荡起层层涟漪，一圈圈地弥漫……一切尘嚣悄然远遁，令人心境澄澈、物我两忘。一个人，读书读到如痴的程度，摒弃了尘俗之思，杜绝了物欲之念，惟有书与茶的清幽之味，这时，你才能真正感受到心中的富有，进入一种无我的散淡之境，那些名利场上的事情，在这里显得是何等的琐屑其小，早已不值得挂于心上。

读书时，有茶香相伴，性情会超于平和，心境会得以净化，生活也许就会因此而少了一份浮躁，多了一份从容。以平常之心从容地去面对生活，这不正是人生的一种至高至纯的境界么？

■李毅恒

多年前，出差去外地，在火车上有人问我从哪里来，我说：“青海。”他说：“青海是哪，是西宁吗？”

当时，青海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遥远和陌生的。随着数码摄影的兴起，青海逐渐成了摄影人的胜地。每到盛夏，人们从四面八方走进青海，来领略这里别具一格的风采，去年，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2800万人次。

青海，是引人入胜的，它雄奇壮美，民风纯朴。广袤的草原，迤迤的山峦，高耸的雪峰，蜿蜒的河流，星罗棋布的湖泊，均展现出青藏高原独有的特色；它辽阔、纯净、石上点缀着苍苔、虎耳草，或是绿茵茵的青苔，放在书桌，或是小几上，闲时看看，不是很好吗。他们说，你闲的。语气里满是不屑。要真能如此闲下来，做好这些喜欢做的事，倒是好了。不过，我还是会努力让自己闲一点的，读点闲书，写点闲文，做点闲事，闲闲地看日升月落，花开草长，想想闲得无聊时才会去想的心思。

闲，是态度。闲不下来，是借口。能果断放下所累，不为形役，人生从此将长闲。

## 女儿谷：1937

■李左人

弦响箭飞，二十几支箭穿过阳光，射到牛皮箭靶上破破响一片声响。顿珠的箭射中靶心稳稳插在黄色“花蕊”上。顿时，欢呼声、唢哨声此起彼伏，响彻跑马山，主席台上明正土司和王知事也站起来鼓掌。

丹增这一箭却脱了靶，两腿发软，扑通一屁股墩到地上。

鼓声号音骤然响起，顿珠的随从用力向空中抛撒五彩隆达，高声欢叫。隆达随风翻飞，纷纷扬扬，飘洒在人们的身上，散落在碧绿的草地上。参加射箭比赛的小伙子们把顿珠抬了起来，欢叫着一二次把他抛向空中。

泽仁旺姆十分扫兴，同管家一起上前扶起丹增，到场外坡地铺上毡毯卡垫，放他坐下，给他擦汗、喝水。

丹增嘟着气说：“顿珠！我要你不得好死！”

接下去，是射击比赛。司仪官一声令下，顿时枪声大作。

春妹吓得双手捂住耳朵，不想再看。父亲把她放下来交给母亲，在前面开道，母亲一手牵着春妹一手拖着钟秋果，紧跟着艰难地挤出围观的人群。

丹增、泽仁旺姆无心观看比赛，让随从牵了马朝山下走去。

不多会比赛结束，散场了，人们纷纷离开登托。

3

嘉拉甲坡的马队下山，高声吆喝，打马疾驰。一个披彩挂红的卫士在前面开路，他刚刚获得射击魁首，骑着高头大马，趾高气扬。汉人们惊叫着避让内躲，一片混乱。钟秋果的母亲被撞倒在地，春妹被挤散。藏民们见明正土司驾到，纷纷揭帽放辮，垂手恭立路旁，有的吐舌鞠躬，表示敬畏，妇女们则双膝跪下。待土司的马队冲过，人们又乱哄哄地朝山下拥去。

钟秋果的母亲爬起来，拍干净旗袍上的泥土，春妹却不见了。

钟秋果和父母大声呼唤：“春妹——！”“春妹——！”“钟春华——！”

下山的人流，像山洪般分成几股朝城里漫去。

“妈妈！……哥哥！”春妹满身泥土，边哭边喊。

一个戴瓜皮帽的瘦老头一把抓住她，说：“小姑娘，他们在前面呢，我带你去！”

瓜皮帽拖着春妹来到城边一家茶铺前，吩咐道：“你就坐在门坎上，千万别动。我找到你妈就来接你！”

瓜皮帽看见她脖子上的长命锁，伸手来抓。春妹双手护住，他不好硬抢，迟疑地走到街道拐角，不时回头看她是否还老老实实坐在那里。

春妹生怕长命锁被人抢去，悄悄解下，藏进衣兜。

丹增一行从山上下来。瓜皮帽拉住贡布，跟他鬼鬼祟祟地说了一阵。贡布

看了春妹一眼，讨价还价，最后以20个藏洋成交。

贡布快步走过去抓住春妹，像老鹰抓住小鸡。春妹拼命挣扎，高声呼救。

这一切，正巧被下扎坝各底茶商索冷碰见。他认得贡布，悄悄转身离去。

春妹声嘶力竭地呼喊：“妈——！爸——！救救我！”凄厉的哭喊声在山谷回荡。

父母带着钟秋果从南关外的天主教堂、修道院、医院、孤儿院，一直找到将军桥的佟家锅庄，没看见春妹的人影。教书先生决定分头寻找，他让妻子和儿子沿河西的街道一路搜寻，自己顺河东将军街、大石包街往下查找。

天边扯起火闪，响起隆隆雷声，一霎时狂风大作，飞鸟走石，天昏地暗。狭长的折多河谷，风驰水啸。人们纷纷奔逃，有的躲进店铺，有的藏到房屋的转角处，商店都抢着上木板打烊，一刹时大街小巷杳无人影。

4

高家锅庄在背街上，靠河边。不少路人，客商乱哄哄往里面拥。

锅庄，是集食宿贸易仓储功能为一体的商贸客栈，是川边与内地物资汇聚交流的场所。康定城最繁华时期有48家锅庄，车水马龙，人流如织，热闹非凡。由于战乱渐渐衰落，而今仅剩十四五家。锅庄多由女主人经营，她们美丽聪慧，见多识广，熟悉行情，通晓藏话汉语，周旋于藏商川商陕商之间，人称“阿佳”。锅庄免费提供糌粑酥油茶藜马料及住宿，

交易成功，抽取百分之四的退头。锅庄有大有小，高家锅庄规模仅次于包家锅庄和白家锅庄，独门四合院，片石砌成的高墙连着碉楼，一派汉藏杂糅风貌。

“各位客商、官人，快快进来避风雨，喝碗茶，歇口气！”阿佳快步上前迎接来客。她叫德西梅朵，是一位年轻漂亮精明能干的康巴少妇。

账房先生跟在后面，张罗着，应酬各色藏汉客人。

一个身着长衫外罩黑缎马褂的老头，瘦高鹤立，唇边留着几绺胡须，手里捏着一根长如拐杖的罗汉竹烟杆，撩起下摆，跨进大门。女主人认得是陕西街中药房的郎中，忙上前招呼：“马二爷，你慢点！”

当这一拨客人进入院坝，账房先生急忙关上大门。

进来避风的客人围着厢房屋檐下一张土漆面八仙桌坐下来，账房先生端来一碟瓜子、一壶茶、一碟碗。有人敲门，账房先生开门迎进，却是丹增一行。

管家牵着马，跨过门楼高门槛，带进来一串铃响。罗追拖着春妹，春妹哭喊挣扎，死活不肯进大门。罗追一把将她抱起，拖了进来。春妹大喊叫边蹬脚踢腿，头发散乱，只剩下一只羊角辮。

丹增、泽仁旺姆刚踏进院坝，火闪一扯，电光如锯齿把天空撕裂了。“咔嚓——！”一声震耳欲聋的惊雷在头顶上炸响，滚过山谷，两岸山峰和街道房屋震得簌簌抖颤，天上飒飒飒下一阵急雨。(未完待续)

## 拜水为师

■陈国江

人生的智慧，我以为，一方面是通过向别人或书本学习得来的，另一方面，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，是自己师法自然、总结思考和自省悟道得来的。

比如水，就是我们人生的老师。水简直就是智慧的化身。人们常说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，以前并不能真正理解其深刻的内涵。现在想起来，其实水本身就是一位智者。

水最能随遇而安。俗话说，人生“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”，在每个人的一生中，根本就不可能永远都是风平浪静，人生遭际不是个人力量所能左右的。而在诡谲多变、不如意事常存的环境中，唯一能使我们不觉其拂逆而使得心情轻松的办法，那就是要做到使自己“随遇而

安”。要能像水那样，什么容器盛它，它就是个什么形状。人们从来不会因为水的长短大小放下不容器中而犯愁，从来没有水不适应的环境。

水最懂得低调。人是聪明的，但却喜欢选择高攀这样艰难曲折的人生道路。而水却选择了往下流，往下流会省去许多的力量，因为水巧借了地球的引力，而且出路越走越宽广，最终奔向了汪洋大海。人不懂得，人往高处走，如攀高山，越高出路越小，选择越少，难度越大。当一个人登上山顶的时候，就无路可走了。惟一的出路，还是像水那样，再向下走。

水最善于变化。一年四季，春夏秋冬，冷热寒暑，水总能顺势而变。零度以下，水则为冰，越冷则冰越坚强，冰坚如钢铁。零度以上，水则为液体，随意流动。百度水沸，再高为汽，轻飏升空，或因太阳

照晒，蒸发于无形。水为汽而升空为云，冬则凝而为雪，春夏秋则遇冷凝而为雨，雨露大地又为水。早春晚秋，或昼为雾，或夜为霜。水随着温度的变化而自如变化。人能做到么？人生许多的苦恼，多因不能善变而生，执着不放而成。

水最能自清。人们常说，冷清，冷静，皆指水而言。水冷则静，水寒而清。冬季我们看不到河水的泛滥，看不到河水的浑浊。水不搅不浑，这是因为水有自我净化的功能和自律的节操。人借水洗净了自己，却又总是再弄脏了自己，如此往复。而水不断被人弄脏，却总是自我沉淀净化。人如果能做到时刻自省，便能像水那样自我净化，做一个纯粹的人。水正因为有这种秉性，所以总是被所有的生命所信任。

水最示弱却最有力量。水是最柔弱

的，柔弱到可以输入人的血管里，柔弱到可以被植物的须根吸收。任何一种固体的物质，都可以轻易被水打得四溅。但谁都知道，我们这个星球，最多的物质，不是土地和石头，而是水。而改变地貌最大的力量，不是风，不是人，也不是地震，而是水。水的冲刷之力，以其千万年的恒心和耐力而让我们惊讶无比。水滴可以穿石。水可以移山造田，水可以淹七军，吞巨轮。有水则万物生机盎然，无水则大地一片荒芜。水在地球上永不消失，只不过是处在不同形态中变换，不同环境中转换。所以，水最有力量而总是以最柔弱的姿态出现。

水是大智慧。我们有幸成为人的一员，如何生活，何妨拜水为师？人能做到像水那样随性、低调、善变、自清、示弱，强大，则亦不失为智者矣！

## 人生此时闲

■章铜胜

闲，是偷来的。“偷得浮生半日闲”是唐代诗人李涉的句子，上一句是“因过竹院逢僧话”。宦海沉浮的李涉，心情是郁结不畅的，处在“终日昏昏醉梦间”，春将尽时，强作欢颜去登山，偶遇高僧，在与高僧的一番闲聊中，才明白能在这纷扰的世事中暂且得到片刻的清闲，该是多么的难得。一个闲字，解了李涉心中的愁结，一个偷字，让我们看到了半日之闲的可贵。于李涉，这半日之闲是偷来的，也是一份难得的因缘。

偷得浮生半日闲，是李涉的幸运。而对于如今的我们来说，似乎并不那么容易，忙已经成了常态，闲倒是稀罕事了。也许，更多的时候，我们是乐于去忙的，并不想真的就闲了下来，这是一种矛盾的心理，想忙，又怕忙；想闲，却又不愿意闲。

我也在这样的纠结着，常在心里对自己说，等闲了，该去看看父母了。而这一等，常常是等了很长的时间。细细想想，自己并没有忙到这种程度呀，怎么就抽不出一小点空闲的时间去看看父母呢？闲，原来是和心懒联系在一起，人的心懒了，闲的时间就少了，喜欢被那些无谓的事纠缠，纠缠出很忙的样子，而那些本来可以闲下来的时间，在懒懒散散里消耗掉了，却不自知。

周末，去附近的一处公园里散步，在湖心的长堤上，遇到旧时的熟人，好久不见，寒暄几句后，他颇为感慨地对我说，难得你今天闲下来，有空到公园里走走。他已经退休了，闲了，在他眼里，原来我也是难得有闲的人，可我竟不觉得。我一直觉得自己是懂得闲的人，在生活中，也是喜欢经营闲情的人，可在别人的眼里，我却成了忙人。看来，闲的应该是内心，而不是外在。

去拆迁的工地上，我问他们工地上有没有那种拆下来的青砖，我想找几块来。他们不解地望着我，问我找那些旧砖做什么用。我说，可以把砖打磨光滑，在砖上挖出浅浅的凹槽，再请朋友在砖的侧面用篆书帮我刻上一些字，一句诗，或自己喜欢的几个字，或是画上简单的几笔花草，在那些砖的凹槽里摆上攀石，石上点缀着蒲蒲、虎耳草，或是绿茵茵的青苔，放在书桌，或是小几上，闲时看看，不是很好吗。他们说，你闲的。语气里满是不屑。要真能如此闲下来，做好这些喜欢做的事，倒是好了。不过，我还是会努力让自己闲一点的，读点闲书，写点闲文，做点闲事，闲闲地看日升月落，花开草长，想想闲得无聊时才会去想的心思。

闲，是态度。闲不下来，是借口。能果断放下所累，不为形役，人生从此将长闲。